



夏天的色彩
吴有涛

紫琅诗会

家门口的老井

侯求学

一口井
在家门口落地生根
曾是邻居们共同拧下
的一颗螺丝钉
如今已成为长辈们炫
耀改天换地精神的象征

滋润了几代人
关于它的故事如其汨
汨流淌的甘泉
源源不断地浇灌着我
们经风历日的心田
甘醇清冽

无论我离开家多久多远
多远多久
都那么令人魂牵梦萦
总想起覆盖着老井的
那片树荫
总记着井边那些不肯
离散的身影
无论晨昏

一口井

就是这口井

一次难忘的大型畅游

张圣嗣

那是2009年,南通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25周年。幸福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在市、区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,为了让企业离退休人员走出去,亲眼看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满足老年人期盼游玩的愿望,决定组织一次畅游南通大型活动。

当年5月21、22日清晨,12辆旅游大客车分别停在幸福街道东西北中5个片的中心地点,还未到确定集中时间,500多位鹤发童颜的老一辈从四面八方指定的集中点聚集而来,个个都是喜笑颜开,老同事、老朋友、老部下见面更是倍感亲切!

这次老年人旅游参观活动是各级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更新观念的活动。以前有些人总认为:老年人只能家里坐坐才安全,组织老年人旅游参观是累赘、不安全、吃力不讨好。可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同志,他们辩证地看待了这个问题,既要让老年人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,开阔眼界,玩得心情舒畅,同时也要保证老年人的安全。对此,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为搞好这次大型活动,作了全面考虑,精心筹划,周密安排,花了很大力气,做了一系列工作。首先上门拜访,摸清情况,了解离退休职工的生活、身体等状况,根据体质情况

征求本人及家属意见,确定参旅人数。旅游这天,服务人员全力以赴,每辆车的带队人把游客按村、自管小组分组,由协理员、站工作人员带领,每天都配备了医生,带医备药,万无一失。

时间到了,旅游车开出,驶上了宁通大道,瞧见了幸福家苑,人人赞叹不已。中间是机动车道,两旁是慢车道、人行道,五条绿化带,多宽阔呀。幸福粮站退休职工张夕纯说:“过去我们上街是步行泥泞的羊肠小道。”他接着说:“住上了幸福家苑,真是上了天堂。1949年前,大部分都是土墙、竹篱、芦帐垒搭的草房,遮风避雨都做不到。”老人们望着窗外,看着一座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和繁华的市容,个个目不暇接,情不自禁地说:“南通真是翻天覆地变化着!”

第一站来到了苏通大桥,大家纷纷下车,漫步远眺。啊!苏通大桥像条卧龙跨越长江,气势磅礴,现如今能在长江里造桥,太奇妙了。秦大爷高兴地说:“这大桥浇铸桥桩的铁桶,就是我侄子造船厂造的。”导游介绍说:“苏通大桥是世界一流的大桥……”江苏省南通地区航运公司退休

的水手金玉林接过话茬说:“我是船上人,是和江海河湖打交道的,从未看到这么大的桥。新中国成立前内河连座小木桥也造不好,真是天壤之别。”

第二站来到体育馆,看了大圆形活动屋面,能开能关,大家异口同声地说:“太神奇了。”步入大厅,我们参观了南通市改革开放30年成就展,特别看了我们幸福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,自豪地说:“我们幸福还是区里有名、市里有榜的。”

接着游览园博园,里面建有全省其他城市的特色景点。张大爷告诉大家说:“现在多好啊!老年人进公园还免费。”大家在博物院看了过去的小型农具,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前艰苦劳动的回忆,现在好了,收种机械化,彻底摆脱了辛苦劳作。

最后参观了珠算博物馆,李大爷指着算盘说:“我拿了大地主家一把算盘,过去地主用它算地租、算高利,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。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农业社会会计,用这把算盘算农业分配账,坚持有账明算,公平合理,人人满意。”

通过这次旅游参观,收获不少。那真是回忆往昔,峥嵘岁月;喜看今朝,成就辉煌;展望未来,前程似锦。

柳叶渡

沈嫦娥

琅如,是我的忘年交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她属兔,长我18岁。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和琅如相识,然而我知道我们是注定会相遇的。她的身上有三毛与张爱玲叠加的影子,我年轻时,特别迷恋三毛、张爱玲,把她们的书都买回来码在玻璃橱里,也不舍得看,放在那里慢慢感知。而在这座城,有一个将这两人的特质完美地融于一体的人,自是欣欣然而向往之。那时,我们在一起时,她对我特别宠溺,大概是气息相投吧。我常常直呼其名,也是迷恋她的一种表现。似乎喊老师破坏了无法言说的美感。

她时任广播电视局办公室主任,喜欢文字。她的文字也像她的名字,仿佛流动着金石之音。我时常在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上读到她的文章。那时还没有网络,她的那些文字也早已淹没在故纸堆中了吧。但她的文字是超越这座城市的。

琅如不仅文笔好,口才也好。我的朋友简简曾说,听她聊天多生动啊,整个人都发着光。是的,只要她说话,万物都动容。她的单位遇到一起诉讼,她自学法律去辩护,自然胜诉。后来,多人来找她帮忙辩护,她两肋插刀接下。台前的从容应对,背后该花费多少时间、心力去洞察与分析?而她视其为有意思的田野调查,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路上。律师成为她的另一个隐藏身份。

我要结婚了,琅如特别高兴,帮我设计所有的婚礼流程,并作为友人致辞。那天,她酒喝多了,回家的路上,骑在电瓶车上放声高歌,被夜巡的警察叔叔逮住。她把身上所有的证件掏出来,身份证、记者证、驾驶证。然后说:“我的好朋友今天结婚了。”警察被她的可爱逗笑,准备放她一马。临别,她指着天上的月亮,问人家:“我看见天上有两个月亮,你,看得见吗?”估计当时警察叔叔哭笑不得。

我们几人,琅如、施宁、黄丽敏、郑明聚在一起,似乎是为了一本书,聚了一次又一次,书没写出来,饭吃了多次,茶喝了无数盏。更为迷人的是,琅

如一直抽烟不停,她弹烟的姿势特别美。那些烟雾像一场山岚飘在我们周遭,谈论什么已经不重要。

本来以为只要书出不来,这样的日子就会天荒地荒地过下去。琅如一个电话,我们立刻奔赴,无论手头有什么重要的事,也无论身在何处。

上天似乎从来不让人如意,琅如生病了,而且是极重的病。不过我仍然相信,无所不能的她肯定能平安度之。如此灿烂而热烈的生命怎么会早早凋谢呢?

她养病期间,到博物院散步,我当时的单位暂借博物苑的办公用房,她来看我。我们坐在香樟树下,碧色果子缀满枝头,空气中流动着波光。真的是一生一世的好模样。

她告诉我,等她好了,就去山区生活,给山里的孩子讲故事,把《石头汤》《黎明》等各种绘本带到那里去。她的声音也有特殊的磁性,我想象她讲的故事如流泉、如松风一样妥帖。我还是有要哭的冲动。

我与施宁最后一次去看她。她躺在床上,很艰难地起身。我们默默掉泪,无法开口说话。她还是那样轻松而诙谐,说有要事要托付予我们。指着床脚的五斗柜上的一只青花瓷瓶,问我们好看吗,笑着说那里是她的归宿。而最后一程,青花瓷瓶从船上沉入濠波中的柳叶渡。并委托我们全程守护。从哪里启程,沿着哪条水路行船,全部预演了一遍。我丝毫不惊讶,她总是不同于别人,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浪漫的结局。甚至还讲述了千年后青花瓷瓶的故事。一直到最后,她,都是给我们快乐的感觉。

渡口在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里是漂泊与回归的隐喻。我们在渡口的结束,是不是也意味着开始?

送行的那天,她的女儿说,妈妈没有离开我们,她只是换了一种形式,变成一颗明亮的星星升在夜空中。

我和施宁默默地参加了全部仪式。没有青花瓷瓶,也没有柳叶渡。

我们知道这是琅如留给我们的一个又美又飒的梦。想起她,就想起柳叶渡,以及中国的每一个渡口。

心窗
片羽

